

超薄阅读

《我循着火光而来》
集合爱与孤独的故事

作者:张悦然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《我循着火光而来》是张悦然的全新中短篇小说集。9个故事,一群孤独男女,背负着难以言说的过往,执着地寻找生命中的火光。这些人物的纯真又世故,冷漠又热烈,敏感又坚忍,他们因为惩罚自己而作恶,因为相信而多疑,因为爱而背叛。张悦然笔锋犀利,以丰沛的诗意,书写出关于爱与孤独、金钱与才华、文化与不同阶层的当代寓言。

【试读】 梦中的茴香

清晨时分,林沛从乱梦中醒来。他拉开窗帘,外面是杏灰色的天空,月亮挂得很低,像一小块烧乏了的炭。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来到了。明天就是新年了。

他坐在床上,回想着先前的梦。梦里他好像要出远门,一个陌生人到月台来送他,临别时忽然跑上来,往他的手里塞了一把茴香。他站在窗口望着那个人的背影发怔,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。在梦里,月台上没有站名,火车里空无一人。他独自坐在局促的车厢里,要去哪里也不知道。所有这些都语焉不详,一个相当简陋的梦。如同置身于临时搭建起来的舞台,从一开始就宣布一切都是假的,没有半点要邀请你入戏的意思。

唯有他手里攥着的那把茴香,濡着湿漉漉的汗液,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,真实得咄咄逼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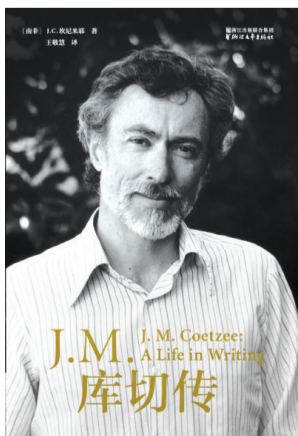
梦见茴香,意味着某件丢失的东西将会被找到,以前有个迷信的女朋友告诉过他。她在梦见茴香之后不久,就被从前的男朋友带走了。她的迷信却好像传染

给了他。他连她长什么样子都忘了,却还记得她那些怪异的迷信论断。

林沛闻了闻那只梦里攥着茴香的手,点起一支烟。会是什么东西失而复得呢?他回忆着失去的东西,多得可以列好几页纸。对于一个习惯了失去的人来说,找到其中的一两样根本没什么是稀奇。不过想来想去,他也没想到有什么特别值得找回来的。不知道为什么,那些曾经很珍贵的东西,失去了以后再回想起来,就觉得不过尔尔,好像变得平庸了很多。他没有办法留住它们,可他总有办法让它们在记忆里生锈。

中午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,林沛正在画室里面的隔间通炉子。炉子又不热了。这个冬天已经不知道坏了多少次。他买的那种麦粒掺了杂质,不能完全燃烧,弄得屋子里都是黑烟。他放下手里的铁钩,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宋禹的名字在屏幕上跳。他蹲在地上,看着它一下下闪烁,然后灭下去。

《J.M.库切传》



作者:J.C.坎尼米耶(南非)
出版社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库切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的优秀作家,即便在众多诺贝尔奖得主之中,他也可以排在前列。今年上半年,《用人生写作的J.M.库切》和《库切文学评论集》相继出版,前者是英国学者大卫·阿特维尔对他的作品的解读,后者是他对别人文学作品的评论,但要系统了解库切的人生,恐怕还要细读这本《J.M.库切传》。

这是库切唯一正式授权的传记,讲述了他70余年的人生经历,许多被歪曲的事实、被隐秘的历史都是首次公开。

独家连载



《平原客》

作者:李佩甫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15 别了,农科大

临近毕业的时候,刘金鼎在办公室终于见到了李德林。李德林仍然是一点儿架子也没有,对他仍然很热情。李德林说:“小老乡,坐。抽烟吗?来一支。”

刘金鼎说:“不会。”

这时,李德林显得有些心神不宁。他拿起火柴盒,又放下了,说:“你年轻,不吸好。”过了片刻,他问:“毕业了?”

刘金鼎说:“毕业了。”

李德林摇了摇头,喃喃自语道:“是啊,我也要走了。”他的语气里竟然带着忧伤。

往下,他突然问:“你说,走了好吗?”

刘金鼎知道,前一段时间,学校里都在悄悄地议论,说李副校长已经被内定为副省长了。看来,这是真的。刘金鼎说:“好,太好了,当然是好事了。”

李德林说:“好事?”

刘金鼎说:“好事。咱梅陵老家出了一个大官,大家不知有多高兴呢!往后,您就是省长了。”

李德林说:“未必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显得有些迟疑,忧心忡忡的。说着,他刺啦一声划着了火柴,把烟点上,吸了几口。

也许,李德林觉得刘金鼎是家乡人,差着级别,也差着辈分,不妨事,就把话说得近了些。李德林说:“小老乡,给你掏心窝子,我其实就是个育种的,种种小麦,给学生上几堂课,尚可。干别的,实在非我本意。”

刘金鼎说:“您是国家级专家,一个副省长,有啥不能干的?我看,您当省长也是早晚的事。”

李德林摇摇头,笑了,说:“年轻人,口气不小啊!你说得倒轻巧。这一步迈出去,也许就回不来了。”

刘金鼎愣了一下,不知往下该怎么说了。既然都当省长了,还回来干什么?列班“庙堂之高”,那当然是要一直往上走的。

李德林把烟掐了,说:“小老乡,你知道吗?当这个副省长,内人坚决反对。”

李德林又自言自语道:“她希望能种出一个‘哥德巴赫猜想’……

这是不是‘天方夜谭’?”

说到校长夫人,刘金鼎不敢乱插嘴了,可他也说了一句很重的话。他说:“家乡人民都希望您当这个省长。”

李德林说:“不说我了……头疼,说说你吧。毕业了,有啥打算?”刘金鼎热切地望着他,却不开口……

李德林说:“想留校,是吧?”

刘金鼎仍不开口,只说:“我听校长的。”

李德林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,说:“留校,也不是不可以。可你是学农机的,还是到基层去吧。到基层锻炼几年,对你有好处。”

刘金鼎虽然一百个不愿意,但他仍然说:“我听校长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这样,我给你写个条儿,你拿来,回梅陵吧。”

当李德林说写个条儿时,他自己都没意识到,他已经在用副省长的语气说话了。

手里拿着校长写的亲笔信,走出办公室的时候,刘金鼎万分沮丧。他是极不愿意回梅陵的,上了4年大学,又倒回去了,这算什么呢?他甚至有些怨恨,心想,您老人家都快当省长了,怎么就不能在省城给我找个合适的地方呢?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这张条儿居然有很神奇的效用。等过了一些日子,他才明白,下基层对他来说,是很重要的一步。

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,刘金鼎又一次想起了校长夫人那个冷美人。他知道,那个院子,那个门,他再也进不去了。他真的是有些好奇,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?她跟校长是完全不同的、两个世界里的人。他想,这样的两个人,怎么会会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呢?

快要离开学校的时候,他才知道,她姓罗,名叫秋篱,是教授的女儿,书香门第,有洁癖。(不过,刘金鼎倒真是猜对了。就在李德林当省长不久,两个人居然离婚了。两个人之间,没有吵,也没有闹,不吭不哈地协议离婚。)

别了,农科大。

别了,秋篱。